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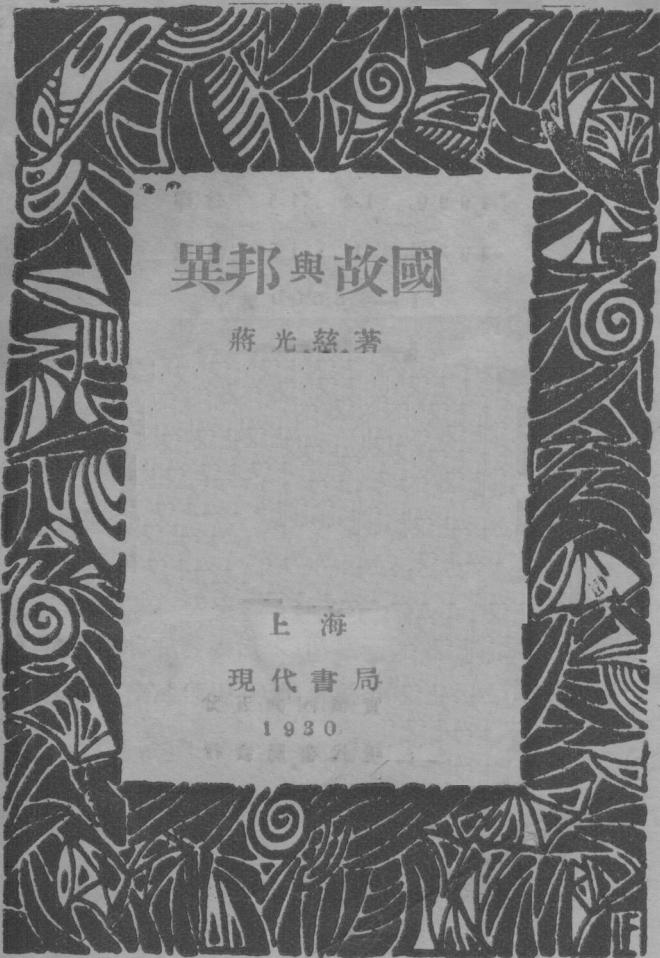
異邦与

葑園

蔣光慈著



人天



異邦與故國

蔣光慈著

上海

現代書局

1930

295010

序

這是我在東京養病時一部分的日記。不待讀者指責，我先行承認：這不過是我個人生活的紀錄而已，並沒有什麼意義。因為只是我個人生活的紀錄，所以讀者在此也得不到東京，尤其是日本的整個的印象。

像我這樣年紀還輕的作家，本不應當即行將個人的日記發表出來，但是一因為要紀念此行，二因為經濟的催促，所以也就不得不做例外的事了。

魯光慈

一九二九，二一，上海。

— 1 —

異邦與故國

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

得了友人的幫助，好容易才把房子租好了。地點很幽靜，窗外樹木繁多，空氣新鮮，倒還宜於養病，做事。

從今天起，我算在東京安住下來了。我能在此地住得許久呢？這連我自己也不能決定，也許要住三個月，也許要長住下去……老實說，我並不喜歡東京，然而我覺得在東京比在上海要自由些。雖然在事實上，東京並不是自由的地方，但是，我的天哪，那可要比上海自由得多了！唉，我的黑暗的祖

國！……

吃了柏村博士所製的胃病藥“海爾補”，我的胃病似乎好了些，食慾也增進些。我想，若慢慢地保養下去，不胡亂吃東西，大概不久就會全愈起來的。我現在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我能成爲一個很康健的人！一個病夫有什麼用處呢？不但妨害自己，並且妨害別人，簡直是莫大的罪過！

討厭！我不懂得日本話，真正是大不方便。有事情要叫下女做，然而表示不出來。一切零零碎碎的事情，如果不是憲章幫我的忙，那我可真是糟了。我初來的時候，只當用英語可以通行，不料此邦的英語是太不通行了。我什麼時候才學會日本話呢？我想一定要將牠學好才是。

今天除收拾房間外，沒做什麼事。

八月二十六日

今天寫了一封信給杏邨。我離國的時候，他進了監獄，現在算來，該是他要出獄的時候了。我身雖在異邦，可是我的心實未有片時曾將我的在祖國內的朋友們忘記過。而況杏邨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又在過着監獄的生活嗎？……我忘記不了他的三個小孩子，我忘記不了他的夫人的那一副因焦慮而瘦削了的面相。我由此更忘記不了我的悲哀的祖國……



當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，我的窗外的樹枝上的鳥兒在婉叫着，我的對面的房間內的日本女郎在曼妙地歌唱着。我感覺到異國的溫柔。我就終身居留在異國裏不好嗎？然而我的一顆心，總是忘記不了祖國的苦味，總是時常飛到黑暗的，殘酷的上
海去。令我懷恨的又令我懷念的上海呵！……



房東向我要房錢，我很慷慨地把這個月的房錢交給他，我想，他或者要招待我比較好些。

同住的都是日本人，我們完全不說話。還有一個朝鮮人，但我認不出哪一個是的。朝鮮亡國紀念日，八月二十九日，快要到臨了，你這位亡國的朋友呵，應當做什麼感想呢？

日本人太客氣了，有點討厭。

八月二十七日

今天開始譯了幾頁書。諒在十日之內，大概可以將“一週間”完稿了。版稅已經預支了許多，書局老板恐怕要等待得不耐煩了。

下午天熱，頭昏，不能多做事。下女將房間打掃了一下，我見着她的強健的身軀，不禁聯想到其餘的日本女子。似乎日本女子都具着很強健的體格，不像中國女子那種弱不禁風的樣子。同時，日本女子又是這般地溫柔，這般地和順……日本山川的秀氣，恐怕都鍾到女子身上來了。我覺着日本

男子很討厭，他們常給我以粗暴的，局促的感覺。

離國時連一本書都沒帶。在日本又買不到俄文書籍，這倒怎麼辦呢？現在我手邊有一本朵斯託也夫斯基的Poor People，然而已經看得厭倦了。朵氏初出世的時候，即得着了別林斯基的知遇，這真是他大大的幸運！這一本小小的書經過別林斯基的推薦，即刻使朵氏成了名，這不是偉大的幸運嗎？中國也許有朵氏，然而別林斯基是誰呢？

八月二十八日

今天天氣很風涼，我的精神比昨天好些。已經有一點秋意了。上海現在是怎樣呢？

我的食量雖然並不大壞，可是我的胃病並沒有什麼大的起色，有時還痛得利害。唉，我不知我為什麼得了這一種討厭的病！兩年以前，我差不多沒有生過病，就是生病，也是於最短期間就好了的。不料近兩年來時常生病：去年生了三四個月的病，今年又是這樣地不幸。這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？

日本的西瓜真好看，是那樣地鮮紅！然而我有

胃病，我不敢去嘗試……天哪，這真是苦煞人！我意想中的日本西瓜是多末地甜美而好吃呵！

今天我發覺了我們的下女並不是僱來的，原來就是房東自己的女兒。她幾乎鎮日地勞動着不息，無怪乎她的身體是那樣地強壯。



我的生活似乎有點單調，然而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……

很想去找一找藤枝丈夫和藏原惟人兩君，因為一個會說中國話，而別一個會說俄國話。我想一方面報告他們一點關於中國文化運動的現狀，一方面對於日本的文壇有所詢問。而且藏原君的俄文書籍一定是很多的，我想向他借幾本。一本書都沒有得看，豈不是要寂寞死人嗎？

但是轉而一想，也許要因用此發生不便的事情……等些時再說罷。唉，我是中國人，一個不幸的中國人！就是旅居在異國裏，也沒有什麼自由的

可言。這較之當年羈留在巴黎的海涅，流浪在意大利的拜倫如何？他們雖然是憤慨，他們雖然是不見容於祖國，然而他們在異國裏究竟是自由的人呵！……

八月三十日

今日天氣很涼，簡直是有點秋意了。時間過得真快，“一年容易又秋風，”無論古今，皆同此感。現在我的窗外的樹葉還是在綠着，還是在時時刻刻對着我微笑。但是再過一禮拜，或半月，或一個月……那時將完全是另一種景象，將都要變成蒼涼的模樣了。草木如此，人何不然？！我不禁想起來了我的青春，我願我所有的一切將寶貴的青春重新換來！呵，這是可能的嗎？呵，如果這是可能的！……

◆ ◆ ◆ ◆ ◆

我的日本話簡直不會長進：一，沒有先生教授；二，不同日本人接近；三，我自己也不努力自習；這樣，如果我的日本話會學好，那除非是上帝的魔力了。每天譯了一點書之後，便什麼都不想做。這樣下去倒怎麼結局呢？

我的生活實在很單調，如果我會說日本話，那我至少也可以時常同我們房東的女兒談談。她很有趣，是一個很天真爛漫的姑娘。我很喜歡聽她那一種小孩子式的撒嬌的話音。

◆ ◆ ◆ ◆ ◆

在上海時，與友人們談政治談得太多了，現在我想把中國的事情暫時忘記。已經有一個月不讀中國報了，也沒有聽見什麼消息，不知現在又鬧到什麼樣子？

我不願意談起中國的事情，我願將中國忘掉，但是我不能夠。我的一顆心總是在遙念着那些

在很苦的爭鬥中的朋友們……我深深地抱愧着我現在旅居在異國裏。

❖ ❖ ❖ ❖ ❖
杏兄還沒有信來，令我念念！他是否已經出了監獄呢？可恨的是靈菲平萬他們也不給我來信！很忙嗎？他們應當知道他們的來信，對於我是有怎樣的意義！……

九月一日

今天是日本大震災七週年紀念日。

今天是國際青年紀念日。

聽說今天特別地戒嚴……

沈葉沉君告訴我說，大山郁夫氏本是日本勞動界的領袖，可是他主張再重新組織合法的新勞農黨以後，在他的家裏便不時有勞動者的叫罵……我不禁覺得有點好笑：這天天有勞動者在家裏叫罵，如何能令人受得了呀？！這種滋味實在是不